

陽光照破迷霧

林 欣 著



陽光照破迷霧

林 欣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鄭州

陽光照破迷霧

林 欣 著

金 伯 年 插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

河南省鄭州印刷廠印刷

鄭州市天成路

書號(鄭)230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開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張 $6 \frac{11}{16}$

字數 134,400字

印數 10,618冊

定價 6角2分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一號

目次

序幕	嚴重的問題	(一)
第一章	誰是羅盛教	(一七)
第二章	因為我們是軍人	(三七)
第三章	敵人	(六七)
第四章	怎樣做主人翁	(八四)
第五章	拿到太陽底下來	(一二三)
第六章	線索	(一五八)
第七章	夏夜槍聲	(一八四)

序 幕 嚴重的問題

還沒有到上班時間。團政治處的幾位助理員在辦公室裏議論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正是春暖花開的時候，外面院子裏的揚聲器在懶洋洋的放送音樂片，青年助理員做着四步舞的步子在屋裏踱來踱去，一面用略帶一點苦惱的聲調說：

「毛主席提出的總路線，既簡潔又明確，我第一次看了就覺得明白了。可是黨中央宣傳部的這個提綱真傷腦筋，初看還沒有甚麼，越仔細讀下去，越把人弄得糊塗起來。你看怪不怪？」

「有甚麼奇怪呢，」組織助理員接着說：「總路線是一部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既是理論問題，又是實踐問題，拿咱們這樣的水平，自然一下消化不了。」

坐在辦公桌後邊，正在開抽屜找表格的統計員，向躺在沙發上的宣傳助理員眨了眨眼睛，一本正經的問道：

「學總路線這件事，恐怕沒有架着胳膊和女同志跳舞舒坦吧。是不是？趙博聞！」
揚聲器裏的音樂已經改成三步舞曲。青年助理員踏着急促的節拍，一直滑到統計員

的桌子邊，用手指頭威嚇着對方：

「你懂得啥，小鬼！是誰在前些時發牢騷說：總路線的燈塔照耀不到我的算盤；沒有它我是三三十一，有他也還是三三十一！」

矮小的、有着一個高額頭和一雙深邃的眼睛的宣傳助理員趙博聞，慢慢從沙發上站起來，整了整自己被壓皺了的衣服，然後用一種憐憫的眼光看了看大家，慢慢的說道：「你們哪裏懂得總路線內容的深厚寬廣！就連我這樣讀過幾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人，也還有個別問題沒有解決哩。你們知道不？就在現在正進行總路線教育的時候，發生了嚴重的問題呢。」

照例在趙博聞說話以後，是沒有人答腔的。雖然他到這裏工作只幾個月，可誰不知道他在入伍以後當了一年的圖書管理員，又在理論訓練班裏住過幾個月。少接他的嘴，倒不是怕引起爭論或者說不過他，主要是怕他打開了話匣子，對不起，你就別再說甚麼了，專門洗耳恭聽好了。不過看他今天鄭重其事的樣子，倒不像故意吓唬人，大家不約而同的問了一句：

「甚麼問題呀？」

趙博聞捏着他的僅有的幾根鬍鬚，低着頭在屋裏踱起四方步來。他像是在考慮，不願意洩露機密。屋裏的空氣顯得有些緊張和神秘，大家瞪着眼睛望着他，他成了中心人物了，可就是不吭聲。好容易等他咳嗽一聲，張開兩手，擺出一個要說話的姿勢時，上班

號響了。

「算了吧，同志，」保衛助理員說：「你不用搗鬼，你再說我們也不聽了。」

趙博聞有點失望，又有點高興。失望的是這個關子到底沒有賣出去；高興的是：雖然沒有賣出去，可是保留了一件「法寶」，說不定甚麼時候他們還要向自己打聽呢。他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來，從像雜貨攤一樣堆滿了卷宗的桌上，找出了一個文件，低聲咕嚕着：今天該處理這件「嚴重的問題」了。

在記載着這件「嚴重的問題」的文件上，有團政治處主任用紅鉛筆寫的批示：「趙助理員辦。應該對該戰士進行切實有效的教育，並教育其他有類似思想的人。」文件本身是一封字跡歪歪斜斜的短信：

團首長：

在指導員講過總路線以後，我有一個問題想不通，提出來望首長給我解釋一下。本來農民的生活在中國來說是頂苦的了，在每次革命中，農民出的力最多，犧牲也最大。現在革命成功了，社會主義建設也開始了，爲甚麼農民的生活還是很苦（當然比從前好了，我上次請假回家親眼看見的），倒是工人的生活比他們好多了。農民辛辛苦苦的幹了一年，落下的比工人一年的工資少多了。這合理嗎？要是不合理，爲甚麼國家不去糾正呢？

我是在部隊裏學文化才識字，寫得不清楚，望首長不要見怪。

敬 禮 此 致

二營五連一排三班戰士

孟 長 泰

反動！趙博聞心裏說。這需要寫一個像樣的教材去教育他和有類似思想的人，主任批的不錯。對這種錯誤思想，批評一定要嚴肅，原則絕對要堅持，無原則的遷就是不能容忍的；一定要一針見血，叫他大吃一驚，語氣過份一點沒有關係，毛主席說過，矯枉必須過正；但是內容呢，一定得有說服性，馬、恩、列、斯、毛的理論要多引證一些，就是說不服他，吓也把他吓回去，——啊，這不對，這不合乎宣傳教育的方針了，應該說：只要理論擺得多，這一句不行那一句也可以說服他；文字呢，當然要寫得漂亮，叫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我寫的，「這個趙助理員吶，可真有一手！」他好像聽見別人正在這樣稱讚他，不由得笑出聲來。

青年助理員的聲音嚇了他一跳：

「辦公時間，笑甚麼！」

這種同志是不值得和他們計較的。上下古今，國內國際，他們知道多少？他們哪裏懂得甚麼叫偉大，甚麼叫不凡？跳舞他來得，但是沒有思想……這樣想着，趙博聞是更加心平氣和了，他在盤算究竟要從哪幾部著作裏來找教材立論的根據。當然首先是「資

本論」。於是到書架上取下「資本論」來，先看看目錄：「商品與貨幣」，自然用不上；「工資」呢？孟長泰的信裏倒是提到了工資，可是翻翻內容，似乎又不相干。看目錄是不行的了，非看內容不可。可是這麼多字從哪裏看起呢？平常雖也引過馬克思的話，可都是從別人文章裏看來的，可恨這一、兩年老做些行政工作，沒有時間看看「資本論」。還是找「列寧文選」吧，列寧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理論應該離我們近一些。這一次先從第二卷看起：「論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不對。哈哈！這裏有了，「第一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這是農民問題了，可是瀏覽一遍，並沒有談到農民生活與工人生活的比較。列寧雖然離我們近些，可惜對他的著作也還是沒有怎樣讀過。那麼，斯大林呢，「列寧主義問題」怎麼樣？不過他明白，要從沒有看過的「列寧主義問題」上找根據，恐怕不會比從「資本論」和「列寧文選」中找容易多少呢。

他想：這也許是自己的方法不對。趙博聞是最能做自我檢查的，每一次碰了壁他都要檢查一下自己的方法，而且幾乎每次在檢討以後找出的新方法總是救了他。例如有一次參謀長曾經問他，百慕大島在哪裏？因為手邊沒有地圖，這一下將了他的軍了；他囁嚅了一會兒，已經有點不好意思，忽然覺得這是自己的方法不對，於是靈機一動，趕緊回答說：一定在哪个海洋裏，大概不是太平洋就是大西洋。參謀長沒說甚麼，趙博聞得救了。今天的方法錯在哪裏了呢？

啊，是了！趙博聞突然一拍桌子，倒把屋裏幾個人給弄愣了。不過他自己並不在

意。孟長泰思想的特點是不瞭解工人階級的先進作用，是從狹隘的農民利益出發來看問題的，這和俄國的甚麼主義很相像。甚麼主義呢？他連忙搬出一部「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翻了沒有幾頁就找到了，原來是民粹主義；……孟長泰思想就是民粹派的觀點！這個發現不知幫了多大忙，他將一生都不會忘記的。而且由於這個啓發，他的靈感來了，思緒像潮水一樣湧上來，他掂起水筆，埋頭寫下去：一千字，兩千字，一直寫到四千字，下班號吹過了，別人都已經離開辦公室，他還在那裏寫個不停。第二天就全部完成。在這兩天裏，趙博聞真是把吃飯都忘掉了，在夢裏還斟酌着詞句；但是種瓜得瓜，他欣賞着自己寫有一萬五千字、有些地方唸起來音調鏗鏘的手稿，怎麼樣也抑制不住硬要冒出喉嚨眼的笑聲。

趙博聞是明白人，他對自己的作品雖然滿意，可是他知道問題只是剛剛開始。稿子是要送給主任審核的，這就是馬上要臨頭的難關。主任是知識份子出身，他不但挑剔文稿的內容，並且特別喜歡挑剔文章的形式，詞句的安排，甚至於標點符號的使用。其實，誰都知道這是小節，可正是這種「小節」，常常把趙博聞弄得不好下台。這個事實，使他經常像做錯了事的小學生對老師那樣的警覺着。今天，他又懷着這種警戒的心情，到了主任那裏，畢恭畢敬的把教材草稿放在主任面前，——在他看來，恭敬一點可能少找點麻煩。他的眼始終看着被主任翻弄着的稿子，但在實際上却是始終也沒有離開主任的臉色；他自己意識到他在等待從主任嘴裏吐出的鋒利的批評。不過這一次主任

却只帶了點讚嘆的意味說：

「這要是篇小說，準可賺到一大筆稿費哩。」

這是挖苦還是表揚？趙博聞感到心裏有些不落實，彷彿有甚麼禍事要降臨一樣。到第二次被主任叫去的時候，這種心情更加濃烈了。主任指着稿子前幾頁裏的一句話問：

「這樣說適當嗎？」

這句話是：「孟長泰同志可能具有愛國主義水平，但是缺乏社會主義覺悟。」

這話有甚麼毛病呢？完全沒有！趙博聞陡的覺得理直氣壯，雖然緩慢却是大聲的答道：

「我認為適當。」

「同志，你考慮過嗎？」主任用紅鉛筆在這句話旁邊打了一道槓子，並且在頁頭上打了個問號。「在目前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我們所愛的祖國就是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祖國；愛國主義的內容應該就是為社會主義事業而奮鬥；撇開了社會主義，他愛的是甚麼國，有甚麼愛國主義水平？你怎麼能把它們截然分開？」

趙博聞想了想，這話也有道理；不過把問題分開來說明，指出孟長泰思想正是具備一種因素又缺少一種因素，這是「矛盾的統一」呀。當然這是「非原則問題」，划不開展開爭論。雖然有這麼點不痛快，看情況稿子大概是通過了。不料主任接着說：

「拿給政治委員看看吧，他非常關心部隊的思想問題。順便說一句：我因為要出

發，稿子並沒有看完。」

磨難還沒有完結。但是趙博聞心裏的一塊石頭已經落地。政委是工農幹部，拿到他那裏去的東西，只要沒有一眼能看出的錯誤，據說向來容易通過，而趙博聞對於自己的作品原是有信心的。

政委接過了稿子，首先是查了查頁數——不多不少整整三十頁。趙博聞看見他似乎是皺了皺眉頭，隨後笑着問道：

「這教材是給指導員講話當底子的吧？」

「是。主要是供給五連指導員對孟長泰談話用的；也發給別的連隊。」

「要得。部隊裏這類思想很有點把子，是得要敲撻敲撻。」政委放下了稿子，同時慢聲細語的說：「你注意了沒有，稿子長得有點嚇人咧。助理員同志！文化低硬是困難，拿我來說，一個鐘頭講個千把兩千字，也就算過硬了，咱們那些指導員也比我強不到哪裏去吧。」

「政委同志！這樣嚴重的問題，字數少了是說不清楚的。況且，字數是細節，內容是主要的。依我看，最笨的人一個鐘頭也唸三、四千字；講這篇東西，一天也儘夠了。」

說了這番話以後，趙博聞自己也覺得奇怪：這不分明是在頂撞政委麼？最笨的人一個鐘頭也能唸三、四千字，而政委却只能唸一、兩千字，那麼他豈不成了白痴？看看政

委，倒彷彿沒有感覺到這一點，只是說了聲「看了稿子再扯吧」，就把事情告了個段落。

老實說，這次談話以後，趙博開心裏確實發生了隱隱的不安。他往自己的思想深處探索一下，發現自己對政委似乎有些看不起的意識。看不起這件事本身倒並不嚴重，因為如果一個人看得起一切人，反過來就是看不起自己；嚴重的是，如果政委發覺了看不起他，那麼對自己的印象就很成問題了，這對自己的發展是有危險的，譬如說有那麼一天他會說，「趙博開這個人不值得提拔」。自然趙博開對於能不能提拔看得很淡，他常對人說，權位觀念是很庸俗的；不過給了別人不好的印象，總是要妨礙自己偉大志趣的實現的。爲了這種顧慮，他甚至有點「淡淡的哀愁」。

第二天政委沒有找他，這使趙博開真的有點担心了。第三天也沒有消息，雖然他豎着耳朵坐在辦公室，等待通訊員來或是電話叫他，可是終於還是失望。第四天的上班號一響，趙博開再也耐不住了，一直跑到政委辦公室；恰巧政委又出去開會去了。直到這一天的下午，他才又勉強壓抑着自己的心煩意亂，第二次站在政委面前。

政委依然笑容滿面，親切的招呼趙博開坐下，而且一下子就進入正題：

「稿子我看過了。你說的有名堂：字數是細節，內容是主要的。」

甚麼？趙博開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幾乎從椅子上跳了起來。積了幾天的悶氣，很快的消散了。爲了表示穩重和謙虛，他沒有說甚麼。

「一個戰士，」政委繼續說，「一個農民出身的戰士，他曉得甚麼是民粹主義，甚麼是『民意』社的『盲動』，甚麼是普列哈諾夫的『論一元史觀發展問題』？說起來亂彈琴，我在參加紅軍和抗日戰爭那會兒，都還不懂得這一大堆名詞兒呢。順便問一句：你讀過『論一元史觀發展問題』嗎？」

趙博聞本來準備再聽幾句誇獎，但是越聽越不像，倒好像吃奎寧丸，開始吃糖衣時有點甜味，越吃下去可就越苦了。對於政委的問題，他只好紅着臉苦笑了一下。好在政委也並不等他答覆就又說下去：

「在教材裏，問題倒是提了個頭兒，只是有些放空炮。對孟長泰的來信要做具體分析，不能把思想問題簡單化。孟長泰的說法裏有錯誤，也有反映了事實的東西；他不是敵人，也不是民粹派。要知道總路線是個蠻大的問題，不是一天半晚就能搞得通的；它好比一輪太陽，它的光明可以穿透大霧，趕跑黑暗；但是不見得每個人都能第一眼就看清它，認得它，歡迎它，因為它的強烈的光芒刺你的眼睛，同時也照見了那些見不得人的地方。當然，只要你勇敢的起來迎接它，它就會給你溫暖，照亮前進的道路。想想看，要求孟長泰一下子就懂得總路線，不是太急了點嗎？」

趙博聞的腦子在嗡嗡作響了。他覺得頭暈，政委的話聲他只是恍恍惚惚的聽到，並且很難把他們聯系起來好好想一想。刺激很大，尤其想不到這個刺激是從政委那裏來的。他的預感證實了，這一來政委對自己絕不會有甚麼好印象；何況還有出人意外的，

就是稿子在政委這裏並不容易通過，簡直比在主任那裏還難通過。他一面想着，一面隱約的在聽政委指出，哪些論點是不妥當的，哪些是根本不對的，哪些是道理提得對但實際上沒有教育作用的。有兩句話他聽得很明白：

「我的意思教材暫時攔起，可以考慮用更踏實的辦法來解決這個思想問題。趙助理員，你是有熱情的，工作很積極，缺點是想自己想得太多，離連隊太遠，不了解戰士，不懂得生活。同志，同樣一枝筆，有的能寫得讓字兒打紙面上站起來；有的寫成王大娘的裹腳——又臭又長，人家只好捂住鼻子。文章，這是表達出來的思想；而思想，決不是幾句東聯西補的現成話。」

然後他叫來值班員：「要工業局的電話。」

談話完結。這一次不愉快的談話影響是這樣的大，連趙博聞也意識到自己有點喪氣了。這在他來說，真是個奇蹟，因為他從來就認為沒有辦不好的事情，沒有可以使人灰心的東西。以後的幾天裏，他白天黑夜在想着這場談話，政委的明朗堅定的語句，一直在他耳邊響着；有時候他想擺脫這個煩惱的印象，到俱樂部和球場裏跑跑，但常常是嘆一口氣，又走回宿舍躺在床上，於是滿腔心事兜上心來，一會兒是激動，一會兒是懊悔。在辦公室裏，別人和他談問題，他瞪着眼睛看着人家，人家說的是甚麼，他根本沒有聽見。統計員笑着問他：「幹嗎這樣無精打彩呀，又發生了嚴重的問題嗎？」他也不作聲。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他想。革命是件偉大的事，同時也是件有苦惱的事。爲甚麼有苦惱呢？他也說不上來，自己的感覺就是不順心，不能樣樣都按自己的意思去作。最沒有想到的是政委看問題比主任還尖銳，他的言詞比主任還有條理，他的話比主任說的還要刺心；這是這一場談話的一個結果，也可以說是他的新發現。黨真了不起，它把一個石匠（他知道政委做過石匠）培養成團政委；黨爲甚麼不培養我？我現在比政委差（他承認這一點），將來不一定差呀。政委說我光是想到自己，但我想的是孟長泰思想，並不只是自己。說我的稿子是放空砲，這無論如何不是事實，稿子固然有缺點（他也痛心的承認了這一點），但基本上是有用的；過去寫的有些稿子，主任還表揚過哩。字數是多一點，如果攔起不用，豈不是等於一個字也沒寫！不是連政委也說問題是提出來了麼？

「不！教材是有用的，我一定要證實這一點。」趙博聞這樣作了結論。這個想法把他鼓舞起來，使他又生氣勃勃了。

五連就在團部附近。幾天以後，趙博聞打了個電話把孟長泰叫了來。爲了方便，他們在宿舍裏談話。這是個年輕活潑的戰士，兩排長長的睫毛，在大眼睛上撲撲閃閃的顫動。進門唸了報告詞，笑嘻嘻的問道：

「助理員同志，有甚麼指示嗎？」

這和趙博聞的想像有些不一樣，他原想着孟長泰該是個心事重重、性情急躁、舉動

粗野的人。不過孟長泰的這種無拘無束，給他的印象也並不好。

「當然有指示，」他沉着臉說：「你知道你犯了嚴重的錯誤嗎？」

「我常犯錯誤哩！」戰士依然笑着說：「上級勸指示些，我就進步了。」

這句話還受聽。趙博聞想起政委對自己的態度，也就招呼孟長泰坐下。於是拿起教材草稿，首先重複了孟長泰寫的那封信的內容，然後順帶的指出了信裏幾個文詞、標點和語氣的毛病，並且說：寫信的精神是好的，不過這類小事還是問指導員的好，不必麻煩團首長。他看到孟長泰這時正直着腰板，兩手放在膝蓋上兩眼盯着自己，顯出聚精會神的樣子，心裏很滿意。接着他按照教材的順序，開始批判孟長泰思想的實質，當然還是從民粹主義開始，只把有關「論一元史觀發展問題」的一段省略了。他就這樣唸下去，越唸越有精神，聲音也越響亮，連他自己也不禁想起「大珠小珠落玉盤」的句子來。

牆上的掛鐘噹噹幾聲，把他從陶醉裏驚醒，原來談話已經過去了一個鐘頭。看孟長泰時，似乎比先前懈怠了些，兩腿蹬直，脊梁靠着椅背，但是兩眼還是盯着自己。他又接着唸教材的下一段，看樣子差不多唸了三分之一了，這哪裏需要一天！憑自己的口才，三個鐘頭足夠。又過去了一刻鐘，他偶然看了看對方，不對！孟長泰的眼光離開了教材，正在看牆上的甚麼東西呢！趙博聞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張毛主席在天安門閱兵的油畫。這使他有點兒生氣，他索性省過草稿的幾段不唸了，翻到比較靠後的一頁，大聲告訴孟長泰：